

茅盾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北京

茅盾文集

第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9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外可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套号1305 字数235,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2 $\frac{9}{16}$ 插页2

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定价(3)1.85元

第八卷說明

本卷收作者在 1934——1944 年間所写的短篇小說二十四篇，分兩輯。选自《茅盾短篇小說集》第二集及短篇小說《耶穌之死》、《委屈》等集。

各篇此次均經作者重行校正，并新撰《后記》一篇。



第八卷目录

第三輯(1934——1936)

赵先生想不通·····	3
微波·····	13
拟《浪花》·····	18
夏夜一点鐘·····	27
第一个半天的工作·····	33
大鼻子的故事·····	43
手的故事·····	67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115
官舱里·····	128
兒子开会去了·····	138
水藻行·····	145
有志者·····	165
尙未成功·····	187
无题·····	210

第四輯(1942——1944)

耶穌之死.....	235
參孫的復仇.....	251
虛驚.....	260
過封鎖綫.....	272
委屈.....	283
報施.....	299
船上.....	315
小圈圈里的人物.....	325
過年.....	343
一個够程度的人.....	371
後記.....	393

第 三 輯

(1934—1936)

赵先生想不通

說赵先生不是个精明能干的做生意人么？那也不尽然。

在証券交易所內，他也算得上一条好汉。

他的眼睛就有鷹眼那么尖；不論是多少手乱麻似的挤在一处，也不論是每只手伸出的指头是两根三根或四根，他一眼望过去立刻就統計得很精密，他心里的表格上立刻就填好了；手掌朝上的指头一共有多少，而手背朝上的，又有多少。而且他又几乎認得每一只手的“后台老板”；这是四号經紀人那边的，那是三十六号的，——十回的猜認，九回不錯。

他的耳朵也是一等一的灵敏。在那嘈杂的数目字的风浪中，他会听出輕微的一声喊——北方說，六块三。“呀！这是个新盘子！”他心里一定也跟着来这么一个惊叹。

然而在这一切优点而外，赵先生却有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娘胎里带来的总喜欢“看低”的性恪。有許多人在某一时期“看低”，他們有他們所以要“看低”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說是秘密消息；但赵先生的“看低”却几乎是一种主义了。凡是能够叫市場人心“看高”的消息，——也不妨說是

謠言，他趙先生總聽着不受用，他總是把上嘴唇一撇，鼻梁上的皮皺成了十七二十八道，吐一口唾沫說：“媽的！靠不住罷！”可是每逢市場上起了叫人“看低”的謠言時，即使是離奇到難以相信的謠言，他趙先生就無條件的相信了。那時候，他的一雙眼睛會興奮到發紅，他的短而粗胖的手指會不知不覺時時發抖，他臉上眼睛邊那塊肉會跳，他說話的聲音也比平時短促，老象是順不過一口氣來。那時候，只要有人隨隨便便吶出個相反的消息，他趙先生就要認為不共戴天之仇，定要跟他爭辯到自己勝利。

然而你不能說趙先生的“看低”主義沒有得過手的時候。那是在兩年以前，“九一八”剛過，“一二八”還沒到。不過最近他却常常失腳了。作怪的是愈失腳，他愈“看低”。

這一天六點鐘光景他滿頭急汗跑出了交易所的大門，心口橫塞着一塊大石頭：五千七百元的負數。照例他是坐黃包車回家的，但今天這“負數”的大石頭使得他盡是打小算盤，他想要“安步以當車”。不行！兩條腿不肯听命令！他只好雇車子。討價還價了十多次，檢閱似的挨到第八輛，多謝那車夫是乾廬的“老槍”，趙先生這才怀着省下了一百二十文小錢的勝利的心情，很大方地坐上了車。

五千七百元負數的大石頭壓在他心口。好象為了這，那“老槍”的車夫就同蝸牛似的。在這些上頭，趙先生倒是頂好的脾氣。他閉了眼睛坐在那里，讓負數的大石頭壓着，暫時什麼計較也沒有。

可是，轉彎時車身一側。他睜開眼來，自家的大門望

得見了，只隔着三四十個門面了，他忽然性急起來，一聲聲叫“快！快一點！”叫還不夠，雙腳蹬着踏腳板，篤篤篤！車把幾乎滑落了“老槍”的手。原來趙先生遠遠望見自家大門上那盞門燈點得明晃晃。這是浪費！

一跳下車子，他把門環打得震天響；門開了一條縫，他就強盜似的塞了進去；三腳两步撲到客堂門邊，嚟！他先關熄了門燈；一回头，看見廂房里的六個燈頭返光燈如數開亮着，他喊了一聲，不管那邊有人沒有，就伸手到廂房門邊的柱子上使勁一抹，把那一串的開關電鈕全都掉了個頭；這才，他又趕出大門來付車費。

但是趙先生再回到客堂的時候，廂房里又是六個燈頭一齊亮了，還加上了風扇的聲音。廂房里有人！

而且還是兩個人，而且還是兩個人吵架的聲音！

趙先生聽聲音就知道一個是他的老二，一個是剛剛十九歲却已經成為“未亡人”的他的大媳婦。這一對兒長嫂小叔三日兩頭的吵得家宅不寧。趙先生唉了一聲，打算裝聾，然而到底不放心廂房里那開足了六個燈頭的返光燈，到底皺着眉頭踱到廂房門邊，自言自語地說一句“天天吵架，算什麼”，隨手就把六個燈頭一氣關熄了五個。

“誰吵架了呢？總共不過想拆她五十塊的分頭，她就大驚小怪的！”

是兒子的聲音。

趙先生聽得話里有什麼“拆分頭”，心頭一動，立刻搶步進了廂房，凸出了眼睛看着兒子；但是眼睛兒一溜，猛

又瞧見六个灯头返光灯里那个烛光最大的灯头偏偏忘記了关熄，他就赶快縮回身体，嚟！嚟！关了那最大的，开了那最小的；这才他安心地松一口气。

这当兒，年輕“未亡人”的大媳妇也开口了：

“听他的胡說！喔唷唷！——賭輸了，也不管是別人的东西，就想抵押出去，刚才还領了人来看呢！不要臉的！”

“看什么？”赵先生摸不着头緒，一面又赶快把电扇也关住。

“喂，爸爸，我告訴你：前回不是嫂嫂說过她那付紅木嫁妝白攔着也可惜，看有什么人要，打算讓去；今天碰巧有个主顧——”

“我几时說过卖家性？几时我說过？”

“哎，哎，碰巧有个主顧，帶便同来看看，卖不卖还是由她的！——哦，大少奶奶！可不是，犯不着就生气？”

“喔，謝謝你一家門！我的东西，請你少費心！不管是阿猫阿狗，拖了来当做好主顧，”大少奶奶說到这里忍不住扑嗤地笑一声，“还說是看东西！这班浮尸，才不給他們看呢！”

“啊，唉唉！”赵先生装出沒奈何的嘴臉，一边搖頭，一边轉身就走。然而，猛可地他又站住了。他听得了胡胡的响声。老二或大少奶奶，又已把电扇开起。恰在这时候，老二格格地笑着說一句：

“不过看看你的东西，又不是来看人！管他們阿猫阿狗的！”

“什么！你嘴里乾淨些！”

大少奶奶尖着嗓子直叫了起来，眼波朝赵先生那边一溜。这一溜，也許是偵察赵先生听清了沒有，但也許是“哼！你听得么？”的意味。

可是赵先生这时就只有电扇的胡胡的声音鑽进他耳朵去。他一本正經走到电扇跟前，郑重地关住，嘴里咕嚕了一句“又不热，开它干么”，就跑出了厢房去。

“狗嘴里不乾不淨，我記得你！”大少奶奶斜着眼說，小小的白牙齿咬着下嘴唇皮。

“啊哟！大少奶奶，大慈大悲的嫂子！下次我再說，罰我烂舌头！”

大少奶奶別轉脸去，扭一扭腰，——“搗什么鬼！”接着噗嗤地笑一声。老二赶快搶前一步，作个揖道：

“救苦救難的好嫂子，五十块总得借給我，明天請你吃館子。”

“喔唷唷，希罕你請呢！——可是我哪里来的錢借給你？”

“我曉得，曉得的；好嫂子，那就請你同孙某人轉借些。”

“噢，噢噢噢！”

大少奶奶臉上一紅，即又轉白，撅起小嘴巴。老二只是賊忒嘻嘻輕笑着，过一会儿，大少奶奶似怒非怒地說：

“你再說，看我就馬上借給你！”

“再說罰我烂舌头！”

“啐——”大少奶奶慢慢地打开了手提袋，用小指头挑出三张鈔票来，往老二手里一放，別轉着脸說“再多，当真我没有”，就跑了出去。

随后老二也走出厢房来，沒头蒼蝇似的在客堂里轉一个圈子，決不定袋里的三十元派什么用場好，却見他老子踱出来了。

赵先生先側耳听听厢房里有没有电扇的声音。沒有！他再走过去关了厢房里的灯，一边却喚着兒子問道：

“老二，你同来看家性的是什么路数呀？”

“一个四川帮的客人。”

呵！四川帮！赵先生猛想起了一件事。他两眼往头顶一挺，半张开了嘴巴，右手两个指头不住地撮弄，象要抓取什么东西。

他有一个四川朋友，不錯，重庆一家大商店的上海坐庄。說是川汇涨到一千四百，而且打来了急电，停止办貨，已办各貨停装，已經报关的貨赶速改运汉口：——这可不是那个朋友撒的謊哟！而且，不折不扣第一个得这项消息的，可不是他赵先生？这也不是做梦呀！于是隔夜一点鐘得了如此这般消息的赵先生，在交易所早市上当然“看低”呀！并且那天早市上謠言之多，也是赵先生他亲耳听到。他又看过“东报”，虽則不很了了，意会一下，正也符合他的期望，然而，然而只过了四十多个鐘头，他赵先生心口却压上一块五千八百元負数的大石头了！

是他的“看低”看錯了么？对了，他“看”錯。但是根据

以往多次的經驗，碰到这样的风吹草动，你不“看低”，难道“看高”么？何况赵先生本来不敢妄想它一泻二三元，只要低这么一元左右，他也心满意足了。

赵先生不懂，自己回答自己似的摇了两次头，再定睛四面瞧瞧。兒子已經不在跟前了。客堂里的小电灯照出他孤另另一个影子。

負数的大石头到期怎么办呢？他也自己認錯到底似的往这上头一想。这样想的时候，他已經觉得翻本完全沒有希望。他忽然也轉念到大少奶奶的那付紅木家什。那也多少值几文。“求人不如求己。”但是，但是，恐怕不能随他的如意算盘罢。

他不很明白大少奶奶整天忙些什么，也不很明白老二每天怎么混过去，至于他自己呢，倒很明白为什么而忙：在市場上忙于“看低”，回家来忙于关电灯以及其他的瑣細——一句話，不讓他們“浪費”。

那天夜里一两点鐘光景，赵先生又从外边回家来，带着三分酒意。凑巧是大少奶奶随后也回“家”来了。赵先生能够确实知道大少奶奶回家来过后半夜，便也值得在这里来一笔特書。因为这特别的偶然，赵先生和大少奶奶就例外的談了几句家务。

“什么老二領了人来看家什，我到底不明白。”

赵先生好象很随便似的問了一句。大少奶奶把嘴一拨，似乎不願意再提到这件事，但是低头看了看自己那搽着蔻丹的指甲以后，却又笑了笑說道：

“当真，我这付家性，你估来值多少？”

“一千三四百罢？”

“哦？那么，一千五不算吃亏了。”

“怎么？已经有人喝过价？”

“嗯嗯，我一个小姊妹，碰着急用，同我商量过好几次了，她借我这付家性去变钱，——多少我不用管，她出给我一张一千五百块的借票，长年一分四厘，两年到期。”

大少奶奶说话时那态度真是落落大方。可是赵先生凸出了眼睛，好容易等大少奶奶说完，就急得跳起来叫道：

“长年一分四？太轻了，太轻了！我出你一分六，家性交给我！”

“也好。不过，一分六让我那小姊妹出了罢，你借给她一千五罢。她有急用，我已经答应了帮忙。”大少奶奶不慌不忙说了又笑一笑。

赵先生皱着眉头，没有话回答。事情毫无希望，他本有几分料到，但不曾想到是这样一个没希望。

“明后天就要来搬了，”大少奶奶又补一句，就自顾上楼去了。

赵先生哭丧着脸，做不得声。心口的负数的大石头好象突然增加了几斤重量。要是他能够未卜先知，晓得家性去了后不多几天大少奶奶也就会不见，那他或者还有应急的方法，然而现在他只能木头似的坐在那里。

可是红木家性什么的，也只在他心头停留了不多时候。刚才回家以前从一个朋友那边听来的话，他又吐出来细细

咀嚼着。这个朋友也是“看低”的，赵先生还有几个朋友这一次也是“看低”的；大家都跌了筋斗，摸摸头还不明白来由。流年不利罢？未必。刚才三杯酒落肚，大家心里留不住话。有几句是叫他们这一伙半肚子黄汤都化做了冷汗的：——

銀行家扒进，銀行家捏住了，撑住了，不讓跌下去！

赵先生一边想，一边就繃紧着脸，右手抖簌簌地做着扒的姿势，左手捏紧成一个拳头。他相信这样的事是有的，他知道这样的事有过不止一次。不过他想来想去想不通的，在这公债市价已经到了最高峰的现在这当口，銀行家扒进还有什么好处？况且誰家庫里不存着几千万呢？况且他赵先生小做做，卖空这么一点点，也不会搖动市价半毛錢呢？嗨！立刻就来扒进，撑住，而且四十多个鐘头以后就来一个步步高的涨风，这，真是，真是，不懂他們的算盘怎样打的，不懂他們贪图些什么！好象单单是存心跟他赵先生开玩笑似的！

倘說“看低”是錯了的，赵先生死也不肯承認。关税不旺，这里那里謠言多得很，而且市价早就到了最高峰，怎能叫人“看高”呢？赵先生有一个朋友“看高”过，好！他买进的恰好是人家庫里滿出来的！結果也还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只有一个解释：人家是“顧全大局，維持金融”。但百分之百的生意人头脑的赵先生即使再活上二十年，也悟不透人家怎么能够吃亏了利息来經常“顧全維持”而又每年度